

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 关联机理与互动路径

周文, 李雪艳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依托的全新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是对传统生产力的升级与飞跃,旨在推动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在我国解放、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步入新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将因具备创新发展意识、产业创新优势、企业家精神才能等特殊优势而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民营经济也将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实现发展质量变革。为此,要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动员民营企业助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引导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以实现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良性互促。

关键词: 民营经济; 新质生产力; 科技创新; 关键性核心技术;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2101(2024)02-0001-10

科技创新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构成因素。为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历史趋势、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塑造综合国力竞争新优势,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富有前瞻性的概念,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2],为我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高质量发展,进而构筑国际竞争新优势指明了方向。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民营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进步方面具有突出作用。因此,2023年我国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国家发展改革

委等部门关于实施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近期若干举措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提振民营企业发展信心、助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探寻发展民营经济与培育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联有利于更好发挥民营经济在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新质生产力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提升。

一、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理论演进与实践发展

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首次提出“生产力”概念,提出“和庞大的军队会把田地荒芜相反,大人口和大财富,则可以使生产力得到很好的发挥”^[3],但其所界定的生产力局限于农业生产领域。此后,德国历史学派的前驱理论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深刻认识到生产力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一个国家的发展程度……决定于它

收稿日期: 2024-02-04

基金项目: 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性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23ZDA030)

作者简介: 周文(1966-),男,重庆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雪艳(1996-),女,河南商丘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

的生产力的发展程度。”^[4]究其根本,生产力是人类以满足自身需要为目的、以生产要素的组合运用为手段,改造征服自然从而产出各类物品及服务的能力。随着市场需求的变化和要素条件的变迁,生产力必然是与时俱进、不断更新的。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立足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之科学基础、面向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之历史趋势、聚焦高质量发展之现实需要,创造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重要概念,对传统生产力概念进行了创新发展,赋予了其以新的时代内涵。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最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界定了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及其构成要素。除此之外,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还包括对生产力满足人类生存需求、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之基础性地位的强调。首先,在生产力的定义方面,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5],即人类生产产品的能力及生产要素随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的能力。其次,在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方面,马克思认为,劳动过程的结果即产品,所以劳动过程便是生产过程,而“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6]208},因此,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包括进行活劳动的劳动者、劳动对象及劳动资料。最后,在生产力的地位作用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形态演变的核心力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7]恩格斯也在《反杜林论》中剖析社会进步与生产发展之间的关联,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8]而且,即使在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核心任务,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基本条件。

进一步地,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关注到科学技术对于改进劳动资料、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突出作用。他们指出,除劳动以外,“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技术”^[9]。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工具

逐步升级、劳动资料不断改进、机器大生产广泛推行,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0]。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认识到科学技术对于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认为科技创新能够孕育新生产力、提升生产效率。而且,在马克思对生产活动的分析框架中,劳动者的“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698},科学的一般水平与技术的发展状况及二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充分运用是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继承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将科学技术置于生产要素的高度,明确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1]274}的著名论断,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提出加快形成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依托的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理论镜鉴。

(二)历史回溯:传统生产力的升级与飞跃

生产力发展具有累积性和渐进性,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生产力的升级跃迁往往与技术创新及生产方式变革高度相关。也就是说,没有技术的突破和创新,很难有生产力的升级跃迁。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从原始文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不断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原始社会末期,石器、陶器等新的生产工具不断涌现,这种劳动资料的更新极大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使原本以狩猎采集为主的生产方式逐渐被农业和畜牧业所取代。而且,生产方式的革新引致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升,促成人类社会由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的形态演变。然而,随着封建生产关系日益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确立了更为先进的生产关系,人类历史进入生产力发展迅猛的工业文明阶段。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进步与生产工具革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

当前,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不断深化,知识和信息日益成为关键生产要素,在带来发展新动能的同时有助于形成适应新阶段发展需求的先进生产力。对于我国而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为解放和发展生

产力准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在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科学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以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为前提,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与无产阶级的核心任务,不断借助科学技术的新突破推动生产力发展进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背景,着眼于我国发展过程中不断涌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战略论断,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推动传统生产力的升级与飞跃提供了新思路。

(三) 现实需要: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生产力发展状况是衡量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核心指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及生产力发展水平显著提高。随着国际力量对比“东升西降”趋势的显现,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企图以自身的科技霸权制约中国的创新发展。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持续深化、大国竞争加剧及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历史交汇期,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我国亟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及发展质量、安全度的提升。

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核心支撑,强调借助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新产业、创造新模式、激发新动能,从而实现生产力体系的重塑和发展质量的提升。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有利于提升生产要素质量,催生新型生产组织形态,实现核心主导产业、交叉融合产业、潜在关联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之间的互联互动,并赋能创新生态系统,进而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12]。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依靠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为其提供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因此,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新质生产力^[13]。

概言之,新质生产力与技术创新、产业变革紧密相关,彰显着我国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以提升国家竞争力的目标指向。从全球视角考察,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是各国普遍加快布局、着力发展的重点方向,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致力于通过转换发展动力、提升发展质量来塑造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我国而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相融

合、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相适应、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相一致的科学战略部署,有助于我国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构筑竞争新优势,进而抢占发展制高点,赢得发展主动权。

二、我国民营经济助力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始于改革开放战略的全面实施,改革开放的推进过程也同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高度一致。改革开放以来,鉴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现实需要,我国民营经济逐渐发展壮大,并在新时代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成为当前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先行力量。

(一) 恢复发展期(1978—1991年):解放生产力的有力抓手

改革开放前,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国在经济实践中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使民营经济几乎陷入绝境。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由此拉开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便从当时的现实情况出发,作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更加注重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此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看到了民营经济在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生产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推进改革发展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廓清了民营经济的根本性质,明确提出“一定范围的劳动者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必要补充”^[14]，“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补充部分”^[15]。在澄明民营经济根本性质的基础上,国家又出台政策“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16],同时以法律形式明确提出“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17],并在1991年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中强调“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这种鲜明的政策导向使民营经济逐渐得到恢复和发展。

改革开放前期,由于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得到确认,成为我国调动经济活力、解放生产力的有力抓手。虽然20世纪80年

代末 90 年代初曾出现关于雇工问题的争议并引致民营经济发展的波动,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的整体发展态势是良好的。1978—1991 年,国民生产总值总体增长较快,与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发展高度耦合。截至 1991 年底,个体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 1 416.8 万户,从业人员达 2 258 万人^[18],注册资金为 488.2 亿元,个体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 1 798.2 亿元;私营经济方面,全国登记注册私营企业为 10.8 万户,从业人员达 183.9 万人,注册资金为 123.2 亿元,私营商业、饮食业、服务业、修理业等行业的营业额为 68 亿元^[19]。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民营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为我国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个体、私营工商业的初步崛起也推动着经济活力的不断释放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二) 快速成长期(1992—2011 年):推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基础

20 世纪 90 年代初,民营经济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关于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我国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部分党员干部与群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的认识出现严重偏颇。面对事关国家根本性质的理论分歧,以及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国民经济发展受阻的现实挑战,邓小平于 1992 年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邓小平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373} 由此,实行改革开放和利用市场经济手段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正当性得以确认。此后,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强调“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20]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进一步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1]上升为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以制度形式明确民营经济的定位后,党和国家又采取放宽市场准入、营造良好环境、落实财税支持、改善政府服务、推进国际合作等一系列政策措施

鼓励、支持和引导其健康发展。在这种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下,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来的二十年间,民营经济的活力得到极大释放,推动着我国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截至 2011 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分别为 967.7 万户和 3 756.5 万户^[22],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民营企业的数量大幅增长。而且,随着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其财税贡献也相应增加,为国家提供了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步入 21 世纪以来,民营经济的税收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2011 年,我国民营经济的税收收入高达 13 553.83 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14.2%。^[23]由此可见,这一时期,在国家相关政策与制度的鼓励、支持和引导之下,民营经济把握机会实现迅猛增长,成为我国促进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关键着力点与开展经济社会建设的有力支撑。

(三) 转型腾飞期(2012 年至今):生产力发展进步的重要主体

步入新时代,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成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发展质量的动力源泉。2012 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24]重申了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要地位及国家的积极政策导向。2018 年,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民营经济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25]的重要论断,为民营经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与腾飞提供了良好发展环境。而且,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国家更加注重发挥民营经济在促进增长动能转换与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突出价值。202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和技术改造”“鼓励提高国际竞争力”^[26]等旨在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措施。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发展,日益壮大的民营经济具备了“五六七八九”的鲜明特征。截至 2023 年 9 月底,全国

登记在册民营企业数量超过 5 200 万户,在企业总量中的占比达到 92.3%^[27],成为推动国家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

总体而言,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益补充”转变为“重要组成部分”,在解放发展生产力、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步入新时代,党和国家聚焦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致力于使其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等方面发挥出更大积极作用。在此背景下,作为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科技创新的驱动力量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支持,民营企业将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以微观载体的形式继续发挥积极作用,成为我国在当前与今后一个时期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依托。

三、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增强我国发展活力、提升生产效率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步入新时代,民营经济日趋由“扩张”迈向“深化”,更加重视自主创新及新产品、新业态的开拓。根据熊彼特的界定,创新是企业家“对原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28]186-187}。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主体,民营企业因具备创新发展意识、产业创新优势、企业家精神才能等特殊优势而成为促进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和生产效率提升的重要引擎,发展民营经济对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具有突出作用。

(一) 民营企业具有创新发展的天然意识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现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科技进步。科学技术突破是生产效率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而提升生产效率是塑造市场竞争优势、获取超额利润的关键所在。因此,追求科技创新是民营企业的天然意识,是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的必然选择。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在发展进程中锐意创新,为我国贡献了 70% 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具有内生创新特质的民营企业也将成为我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量。

民营企业是市场竞争的重要主体,是充满创

新活力的经济细胞。参与市场竞争使民营企业的创新发展具有必要性,善于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则使其创新发展具备可能性。一方面,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市场竞争的压力倒逼民营企业推进技术创新。与许多在政府扶持下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不同,民营企业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才能存续发展。以为新产品抢占市场份额、提升经济效益,民营企业通常注重改进技术条件以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这使其在客观上具备内生的创新优势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此外,新型劳动者队伍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现实新质生产力的主体力量,而民营企业通常注重招收和培养具备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有助于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而且,民营企业产权清晰、经济利益关系明确,薪酬分配也通常与员工的能力和贡献高度相关,这使其能够凭借创新激励吸引更多优秀科技人才,从而满足培育新质生产力过程中对于新型劳动者的大量需求。

另一方面,相较于开展基础研究而言,民营企业更注重技术的应用价值,且对市场需求及技术应用场景的了解和把握通常较为充分,这无疑有利于其及时将最新科研成果进行转化应用。原因在于,民营企业以技术创新驱动自身发展的目的在于降本、增效、提质,从而获取更大的市场份额与更高的经济收益。所以,民营企业在加大研发投入的基础上,还强调形成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研组织模式,注重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与服务创新,进而满足市场的最新需求。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因此,培育新质生产力应当将经济因素和市场状况考虑在内,更加注重技术在生产活动中的应用价值。从这一角度来看,民营企业重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的特质使其能够依靠技术创新获取经济利益,从而保障自身拥有充足且稳定的研发经费。因此,民营企业具备持续推动创新发展的现实可能性,这使其在客观上拥有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

(二) 民营企业具备开拓新产品新业态的独特优势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新技

术、新经济、新业态构成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三重维度^[1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既有通过产业集群寻求技术创新的内在驱动力,又由于经营管理灵活、专业化程度高等优势而成为开拓新产品新业态的关键力量,因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市场主体。

由于市场竞争的外在压力和科研力量有限的自身特质,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倾向于通过产业集群合力推动所在行业的共性科技创新^[29]。早在改革开放初期,产业集群就成为我国民营企业谋求发展的重要方式。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集群的创新属性更为凸显。在打造创新型产业链的过程中,许多民营企业以原有产业集群为基础,力求在关键设备和关键链点上进行自主创新以实现补链、强链和延链,从而提升市场竞争力。基于单个民营企业创新能力有限的客观现实,相关行业的民营企业往往通过开展技术交流与合作等方式促进开放式创新^[30],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创新要素投入的规模经济效应,借助创新型产业集群推动新产品研发与新业态形成。除在产业集群内部就关键共性通用技术主动开展交流合作以外,民营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促使其为抢占市场而不断在新兴技术路线上试错、改良,以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但由于集群企业之间知识溢出效应的存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民营企业能够通过人员流动、设备转移等多种方式以低成本学习和效仿创新先行企业的知识与技术,从而使创新成果较容易地在集群内部逐渐扩散。可见,民营企业之间存在广泛的技术合作与竞争,这使其具备以新技术开拓新产品、新业态,并在此过程中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特殊优势。

除便于借助产业集群促进科技创新以外,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经营管理灵活、专业化程度高,具备发展成为“专精特新”企业的潜质,是支撑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微观基础。具体而言,一方面,市场发现和处理信息的效率极高,且能借助价格机制反映供需状况,而民营企业的市场化程度高、经营管理灵活,故能及时捕捉市场新动向与供需新情况并据此灵活调整生产和供应链,从而成为新产品、新业态的开拓者。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多专注于产业链上的某个特定环节。这种聚焦核心主业、精耕细作

的专业化生产经营有利于民营企业提升创新能力以促进生产效率变革,逐步发展成为“专精特新”企业。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至2023年9月,我国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9.8万家,^[31]其中大部分为民营企业。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基础支撑,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主体。

(三) 民营企业管理者具备企业家精神与才能

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而民营企业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作为民营企业的管理者,企业家能够凭借其创新精神和才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作为无形生产要素发挥特殊作用。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激发企业创新活力、推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思维反作用于存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斯·韦伯在探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时始终秉持“精神文化因素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根本原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关注到企业家具有顽强的进取心和成功的强烈愿望^[32],认为企业家的精神和才能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存在密切关系;熊彼特则更进一步,将企业家视为创新的主体,认为企业家能够通过商业冒险行为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以获取利润^{[28]171}。对于我国民营企业家而言,实现从无到有的创新能力、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工匠精神 and 培育全球竞争力的爱国情怀是其共性品质^[33]。在激烈的全球化市场竞争中,面对创新活动的高度不确定性,我国民营企业家凭借敢闯敢干的冒险精神和探索进取的竞争意识不断寻求技术、管理、产品、模式等多方面的突破性创新,这有利于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使我国以高质量发展构筑起国际竞争新优势。

除冒险进取的创新精神之外,民营企业家通常具备较强的市场敏感度及对市场前景的分析判断能力,这使民营经济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具有先发优势。民营经济的发展与政策条件及营商环境高度相关,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我国民营企业家培养了洞察和把握国家政策及商业机会的能力。在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

号召后,民营企业将及时把握机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等方式推动科技创新,从而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和市场竞争力。而且,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我国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往往拥有较为丰富的专业知识与工作经验,加之其善于在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积累“软知识”^[34],所以,出色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通常能够敏锐地捕捉市场机会和空白领域,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约束条件,开发出新产品、新业态、新市场,同时以技术的转化应用反哺科技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

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新质生产力相得益彰的实现路径

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我国主要靠减税让利、资源优势、政策优惠等方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并取得显著成效。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要素红利”逐渐让位于“创新红利”,“政策红利”逐渐让位于“制度红利”^[35]。为在新时代继续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有必要通过科技、产业与制度创新助力民营企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以新质生产力培育竞争新优势、蓄积发展新动能、抢占发展制高点,从而赋能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 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充分应用及对其他生产要素的渗透能够转化为实际生产能力,先进的科技水平由此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因此,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以之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锁钥在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殊优势,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以有效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具体而言,应以坚持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的统一领导为前提基础,支持鼓励民营企业广泛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使民营经济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力量。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许多民营企业已经拥有一定的技术积累和创新基础,具备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科技实力。而且,民营企业的参与既有利于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又有助于以新质生产力提升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与资本回报率,获取竞争优势。其一,应进一步破除科技创新领域存在的准入壁垒,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并支持具备创新实力

的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合作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共同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其二,为规避新兴领域中普遍存在的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等突出问题,应当选取具有一定收益水平和条件相对成熟的科技攻关项目,引导创新能力强、研发水平高的民营企业按规定主动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三,应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大对民营企业科创融资的支持力度,以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和行业发展趋势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提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率,从而实现科技、产业与金融的良性循环。

此外,在为民营企业参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造良好条件以充分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应当遴选出一批引领作用大、发展潜力好的民营企业,打造由大型科技领军民营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民营企业共同构成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并促进集群内企业、研发机构、服务机构等的深度分工协作^[36],使知识、人才、资金等各类创新要素合理流向民营企业,以激发民营经济合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共同谋求高质量发展的主动性、创造性。

(二) 动员民营企业助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创新,载体是产业。离开作为新质生产力载体的新产业,创新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新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是新质生产力的“物化代表”^[37]。广义上的新产业既包括由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所催生的新兴产业,又包括借助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而形成的产业。因此,培育新质生产力要巩固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未来产业,也要着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推进传统生产力向先进生产力的跃升。对于作为产业转型先行力量的民营企业而言,科学技术创新是改造传统产业、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依托。因此,各级政府需牵头建立产学研用合作创新机制^[38],动员民营企业在助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并以新质生产力提升自身竞争力,从而促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动员民营企业助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

的突出着力点在于引导其以关键核心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首先,应综合运用规划引领、政策引导、财税支持等多种方式,适当给予民营企业以创新资金支持、技术改进补贴及税收优惠减免,引导其通过科技创新促进传统产业向高端化、高效能、高质量的集群化方向发展。鉴于民营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还应动员其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逐步形成以先进技术为支撑、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与创新型产业集群。其次,应当鼓励行业龙头企业联合科研院所及上下游企业共建产业创新平台,以打通科学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有效对接的关口,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水平,使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更好地转化为新质生产力,进而以生产力的跃迁促进民营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最后,要不断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服务体系,大力发展包括科技中介组织、科技咨询、科技评估与知识产权代理、创业与科技融资等在内的科技服务业。为此,除加大财政补贴、给予税收优惠等传统支持方式,还可以采用政府购买、服务外包等新型支持手段加强对科技服务业的政策支持^[39],从而为民营企业推动新型工业化与产业现代化提供专业化服务,同时实现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有效对接,以新质生产力促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三) 引导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之间存在交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驱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革新;另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的累积和原创性成果的应用促进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持续涌现和发展,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便与产业新赛道相伴而生。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民营企业大多依靠成本优势承接国际加工制造环节转移,产业发展呈现被动承接、低端嵌入、规模扩张的不发达质态。在利用民营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需要依托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催生新产业、激发新动能,而新能源、新材料、量子信息、基因技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有技术创新密集、跨领域融合发展、增值空间广泛等突出特征,能够为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契机。但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面

临产品、市场和技术水平的不确定性,且培育周期较之传统产业而言更长,其崛起需要多方面的支持。因此,应从政策支持、金融支持、顶层设计等方面引导民营经济合理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发展质量和水平。

在政策支持方面,应加大对民营经济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科研经费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以稳定民营企业的发展预期,引导其立足自身已有优势资源谋划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尤其要为专精特新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政策预期,积极引导其成长为国内领先的“小巨人”企业,以夯实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微观基础^[40]。在金融支持方面,既要鼓励银行充分重视民营企业融资问题,又要有序设立创投基金等新型金融工具,以拓展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支持其合理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具体而言,应督促银行不断下沉服务、简化科创项目审批流程,切实减轻民营企业的融资负担。同时,加大对民营科技企业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以发展普惠金融等方式支持重点产业链和先进制造业集群内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以充分发挥其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突出作用。在顶层设计方面,要引导民营经济差异化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防止一哄而上开展低水平重复建设,造成资源浪费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应从国家层面倡导民营企业就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以充分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技术和市场,助力我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同时促进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四) 完善支持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

生产力发展水平必须与生产关系相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新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因此,要培育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为依托的新质生产力,并以之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深化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改革,让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向着形成新质生产力的目标顺畅流动和高效配置。而且,制度支持作为推动企业经营模式转型的关键,是研究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重点所在^[41]。为此,应通过建立健全相关体制机制打通民营企业在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的堵点

卡点,使其能够在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合理调配各类创新资源,进而凭借生产力的跃迁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其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为民营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根本制度保障。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既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推动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方面的特殊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其二,夯实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民营经济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42],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提供基本保障。落实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既要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与要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以充分调动民营企业开展科技创新的积极性,又要逐步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与非人格化的竞争机制以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制度障碍,还要建立健全民营企业及时进入和动态退出创新项目的政策机制以稳定民营企业加快培育形成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预期。

其三,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与管理制度,使民营企业得以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有序推进自身发展质量提升。应敦促民营企业坚持市场导向、提升管理水平、明晰技术创新产权,以充分调动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劳动者合作开展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之共同助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和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强调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9-10.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 人民日报,2024-02-02.
- [3]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 吴斐丹,张草纫,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69.

- [4]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 陈万煦,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27.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000.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1.
- [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84.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8.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6.
- [1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12] 杜传忠,疏爽,李泽浩. 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与实现路径[J]. 经济纵横,2023(12):20-28.
- [13] 周文,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2023(10):1-13.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上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47.
- [1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9.
- [16] 辜胜阻. 民营经济与创新战略探索[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65.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16.
- [18]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199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16.
- [19] 王海兵,杨蕙馨. 中国民营经济改革与发展 40 年:回顾与展望[J]. 经济与管理研究,2018(4):3-14.
- [20] 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27.
- [21]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7.
- [22]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2[M].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135-136.
- [23] 黄孟复,全哲洙.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 No. 9 (2011~2012)[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4.
- [24] 胡锦涛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629.
- [25] 习近平. 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7.
- [26]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10-11.
- [27]前三季度新设民营企业增长 15.3%[N]. 人民日报, 2023-11-15.
- [28]约瑟夫·熊彼特. 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和经济周期的考察[M]. 何畏,易家详,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9]钱平凡. 基于产业集群的我国科技创新战略研究[J]. 经济纵横,2004(3):20-24.
- [30]罗颖,王腾,易明. 开放式创新与产业集群创新绩效的关联机理研究[J]. 管理学报,2017(2):229-234.
- [31]我国已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9.8 万家[N]. 中国财经报,2023-07-27.
- [32]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彭逸林,王威辉,商金艳,译.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38-40.
- [33]葛宣冲,郑素兰. 新时代民营企业企业家精神:欠发达地区乡村生态资本化的“催化剂”[J]. 经济问题,2022(3):46-52+89.
- [34]张维迎. 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M]. 海口:海南出版社,2022:30.
- [35]童有好. 营造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环境的若干问题及对策[J]. 经济纵横,2019(4):52-58.
- [36]李金华. 我国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分布及其培育策略[J]. 改革,2020(3):98-110.
- [37]余东华,马路萌. 新质生产力与新型工业化:理论阐释和互动路径[J]. 天津社会科学,2023(6):90-102.
- [38]剧锦文. 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形成竞争新优势[J]. 天津社会科学,2021(6):93-99.
- [39]钱龙,蔡书凯. 科技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J]. 科研管理,2023(4):67-76.
- [40]徐政,郑霖豪,程梦瑶. 新质生产力助力高质量发展:优势条件、关键问题和路径选择[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6):12-22.
- [41]冒佩华,杨浩宇. 发展壮大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进路[J]. 上海经济研究,2023(6):29-40.
- [42]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29.

责任编辑:武玲玲

Private Economy'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orrelation Mechanism and Interactive Path

Zhou Wen, Li Xueyan

(Institute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entral Committee,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on the basis of innovating and developing Marxist productivity theory, which is a new productivity concept dominat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relied on key and subversive technological breakthrough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present an upgrade and leap from traditional productivity, aim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private econom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berating and developing productivity in China.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private enterprises will become a vital force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 China due to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i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consciousness, industrial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ial spirit. At the same time, the private economy will als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quality change in the process of form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pport private enterprises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key core technologies, mobilize them to promote new industr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guide the private economy to layout emerging and future industries, and improve the systems and mechanisms that support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o as to realize the benign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Key words: private econom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core technologie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